

# 漫谈日本大众文学

张国祥

**提要** 本文对日本大众文学从以下三方面作了阐述:1. 源于民间文学和说唱艺术的日本大众文学随着出版业的迅速发展而兴起,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日本民众的审美情趣,逐步成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民众欢迎的艺术形式;2. 日本大众文学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民众心态,表现时代风貌,针砭时弊、批判丑恶,逐步扩大了在民众中的影响。可以说是作家与民众共同创造并发展了日本大众文学;3. 日本大众文学因扎根于民众这一丰饶的土壤之中而拥有无限的生命力。

## 日本大众文学的起源及发展

日本大众文学源于明治年间的剧作、实录(纪实性历史小说)、讲释(军事体裁的说书)、人情话(以世俗人情为中心的单口相声)等文明开化期的文学艺术及说唱艺术。这些作品从庶民生活的角度出发,把文明开化的实质反映于诙谐之中,把尚未开化的丑陋揭示在大众眼前。

在剧作及杂志方面,假名垣鲁文的《鲁文珍报》、高田蓝泉等柳亭派的《芳谭杂志》、具有滑稽讽刺性的《团团珍闻》、以连载读物为主的《绘入人情杂志》、以及《月与鼈》、《实事谭》等杂志纷纷创刊,加快了剧作复兴的步伐。

在说唱艺术方面,明治初年可谓全盛时期,名人高手异常活跃。他们不仅立志复苏古典作品,并且引进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说书艺术大师三遊亭圆朝,

他以精湛的说唱技巧、非凡的创作才能、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运用从英国传入的速记法,完成了其闻名遐迩的佳作《怪谈牡丹灯笼》,开创了说唱艺术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先河。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翻译小说的兴起也为小说创作的飞跃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如介绍西方社会风俗、世态人情的《花柳春话》、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月亮世界之旅》、推理小说《杨牙儿奇谈》等。它们一问世便成为翻译小说中的佼佼者,畅销势头前所未有的。

进入明治二十年代,以《邮便报知新闻》和《万朝报》为舞台的大众文学出现了两种趋向。其一是村上浪六的《三日月》,这部小说描写了侠肝义胆的江户时代侠客,着眼于批判欧化世态,主张恢复传统的道德观念。其二是以黑岩泪香的《法庭美人》等作品为代表的外国读物的改编本。后者还开拓了审判小说、侦探小说的

新领域。而后创作的《铁面具》、《岩窟王》、《呵，无情》等一批充满悬念的翻译作品以其独到的匠心，为大众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明治三十年代，取材于现实生活的通俗小说问世。如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德富芦花的《不如归》、菊池幽芳的《己之罪》、中村吉藏的《无花果》、田口掬汀的《伯爵夫人》等。这些作品大都描写的是金钱与爱情、媳妇与婆母、妇女的宿命与爱等发生在身边的轶闻琐事，故又被称为“家庭小说”。类似的长篇通俗小说在当时非常流行，并陆续被新派戏剧改编上演，或改编为歌曲、电影等，颇得好评，其中一些精品后来成为新派戏剧的代表剧目。

进入大正时期后，中里介山的未完大作《大菩萨岭》的发表，宣告了大众文学新时代的到来。这一篇以幕府末期为背景的长篇巨制，出场的不同社会阶层人物近百名，通过对主要人物保皇派武士机龙之助的理想主义及放荡不羁的复杂心态、行为的描写，以虚无主义的手法揭示了社会制度的黑暗及人世间的污秽丑陋。这是一部承袭前人说唱艺术与读本文艺的传统，并融入作者本人的人生观、社会观、宗教观的思想性小说。虽因作者的逝世而缺少结尾，但仍以其篇幅之大、含义之深而受到了众多读者的欢迎。

大正时期宣传媒介的进步为大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从狭意上说，日本的大众文学诞生于1924年前后。由于出版业的日新月异，仅一个讲谈社在当时就创刊了《少年俱乐部》、《趣味俱乐部》、《现代》、《妇女俱乐部》、《少女俱乐部》、《幼儿俱乐部》等多种杂志，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要求。同时，报刊发行量的成倍增长又为文学的大众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帝王》杂志的创刊和大众文

学作家团体“二十一日会”的成立，标志着大众文学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当时，《帝王》杂志上佳作层出不穷，创刊一年后发行量便超过了一百万份，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由白井乔二等创建的“二十一日会”的机关刊物《大众文艺》更是为文学进一步走向大众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纯文学作家也纷纷创作了不少通俗小说。如久米正雄的《萤草》、菊池宽的《珍珠夫人》等均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这些作品尽管仍带有明治三十年代家庭小说的印迹，但已摆脱了陈规陋习的束缚，塑造了一批冲破家庭羁绊、按自己意愿选择人生的新一代妇女形象，同时抨击了不合理的旧家族制度。当时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的还有中村武罗夫、加藤武雄、以及从一开始就专门从事通俗小说创作并荣获报刊小说奖的吉屋信子等人。

大正九年(1920)一月，专以翻译、介绍海外侦探小说为主的杂志《新青年》创刊发行。江户川乱步在此杂志上发表了《二枚铜钱》、《心理测试》、《阁楼上的散步者》等作品，成为日本推理小说的先导，开辟了怪诞、幻想、唯美的独特世界。在这新颖、时髦的领域里，角田喜久雄、横沟正史、甲贺三郎、大下宇陀儿、国技史郎、梦野久作等人不断地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可以说《新青年》是推理、怪诞、幻想小说的摇篮。

进入昭和时期，大众文学发展势头有增无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谷川梅太郎分别以林不忘、牧逸马、谷让次的笔名创作了《新版大冈政谈》、《这个太阳》、《德克萨斯的流浪者》等作品，并汇集成《一人三名全集》出版。此外，大佛次郎在“鞍马天狗系列作品”，以及《赤穗浪士》等时代小说、史记、启蒙读物的创作中又采用了新的手法。吉川英治也一反其《鸣门秘贴》等传奇读物

的旧貌,完成了探索人生之路的小说《宫本武藏》。

日本大众文学的内容极为广泛,它包括时代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幽默小说、通俗小说等等。在现代通俗小说方面,出现了吉屋信子的《丈夫的贞操》、小岛政二郎的《开花的树》、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片冈铁兵的《朱与绿》、风俗小说作家石坂洋次郎的《年轻人》、尾崎士郎的《人生剧场》、浜本浩的《浅草的灯》、岸田国土的《暖流》、富田常雄的《姿三四郎》等作品;在幽默小说方面,有佐佐木邦的《愚弟贤兄》、狮子文六的《阿悦》等。

昭和九年(1934年),为了纪念著名的大众文学作家直木三十五设立了“直木文学奖”,以表彰优秀的大众文学作品。它的设立对进一步促进大众文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自由》、《小说新潮》等杂志的陆续创刊,大众文学呈现出一派日益繁荣的景象。当时最盛行的是描写被长期禁锢的性解放和战后社会价值转变的风俗小说、中间小说。在风俗小说方面,首先冲破禁律的是田村泰次郎的《肉体之门》。他主张只有肉体的解放才是人的真正解放。另外,石坂洋次郎发表了《石中先生的一生》、舟桥圣一创作了饶有趣味的《雪夫人的画》。除此之外,丹羽文雄的《哭壁》、井上友一郎的《绝壁》等作品在当时亦颇具影响。特别是一些描写战时与战后社会状况的作品,如石川达三的《随风摇曳的芦苇》、大佛次郎的《归乡》等,堪称当时的名著。另外,如狮子文六的《自由学校》、石坂洋次郎的《青青的山脉》等作品也都寓意深刻、耐人回味。深受广大读者青睐的作家还有反映时代风俗的《悖德剖析》的作者黑岩重吾、描写太平洋战争的《悲哀战记》的作者伊藤一等。

在中间小说方面,井上靖的《明天来的人》、远藤周作的《大傻瓜》、吉行淳之介的《逼近》可称为代表作品。源氏鸡太在他的《三等要职》中,以战后财界丑闻为背景,用幽默、诙谐的笔触描绘了公司内部互相倾轧、明争暗斗、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时成为议论的中心。其他一些直木奖的获奖作家也非常活跃,如动物文学作家户川幸夫、山岳文学作家新田次郎以及在医学题材方面开拓了新领域的渡边淳一等。

继濂户内晴美、田边圣子等女作家的风俗小说之后,又有不少出自女作家之手的同类作品问世。如原田康子的《挽歌》、山崎丰子的《花门帘》、三浦绫子的《冰点》、佐藤爱子的《战争结束是黄昏》、宫尾登志子的《一根弦的琴》等作品也十分引人注目。

为了进一步推动现代小说朝着更为广阔的领域发展,有些作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有以探索日本人心态见长的水上勉;注重描写现代社会颓废与荒芜的立原正秋;深刻剖析人生的山口瞳;善长描写离群索居者的孤独与青春的五木宽之;语言生动诙谐、着眼于恢复剧作精神的井上厦等等。

由于一些著名作家的努力,战后的时代小说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吉川英治坚持其“历史是白骨的堆砌”的观点,花费七年时间完成了大作《新·平家物语》。此后,又有山手树一郎、田冈典夫等人的作品相继问世。可是由于战后被占领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使一些宣传复仇的作品行销困难。因此,确切地说,时代小说的复苏是从村上元三的《佐佐木小次郎》和山本周五郎的《枳树还存在》开始的。他们以巧妙的构思、娴熟的手法不断推出新的佳作,成为大众文学的重要作家。在他们之后,五味康佑和柴田炼三郎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快节奏与

传奇浪漫色彩并存的特色开创了战后派时代小说的新纪元。

现在仍笔耕不止的大部分作家均为昭和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直木奖获奖者。如女作家平岩弓枝、杉本苑子、永井路子等。还有南条范夫、司马辽太郎、池波正太郎、早乙女贡、纲渊谦锭、藤泽周平、有明夏夫、津本阳等等。其中，司马辽太郎的《龙马行》、《坡上的云彩》具有独特的魅力。作者在创作中选用了大量的史料，较深刻地揭示了日本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与现实，生动地描绘了龙马、儿玉源太郎、秋山真之等人超凡的才能。

战后，推理小说与科幻小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推理小说方面，以横沟正史为首的一批老作家们宝刀不老，新秀作家人材辈出，使推理小说的创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其中以高木彬光的《纹身杀人案件》、鲇川哲也的《黑色皮箱》、仁木悦子的《小猫知道》、有马赖义的《四万个目击者》、多岐川恭的《坠落》、笹泽左保的《吃人》、户川昌子的《猎人日记》、佐野洋的《华丽的丑闻》、西村京太郎的《天使的伤痕》、陈舜臣的《青玉狮子香炉》、森村诚一的《腐蚀的结构》等作品的影响较大。另外，以《点与线》跻身于推理小说阵营的松本清张则另辟蹊径，他反对单纯追求悬念的非现实主义作品，而主张从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中挖掘题材，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创作出一系列新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从此，推理小说走上了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诸如社会推理小说、产业推理小说、间谍推理小说、神秘推理小说、青春推理小说等众多分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水上勉、黑岩重吾、《黑色试验车》的作者梶山季之、《风尘地带》的作者三好彻，以及阿刀田高、赤川次郎、栗木薰等。在创作技巧上，一些作家采用了欧美推理小说的

手法，即不掺杂任何感情色彩，客观地平铺直叙冷漠、残酷的故事情节。从大藪春彦的《野兽应该死去》、河野典生的《年轻人死于阳光下》、生岛治郎的《穷追不舍》等作品中可见一斑。

在科幻小说方面，《宇宙尘》、《SF杂志》等刊物的创刊，为科幻小说提供了进一步展示的舞台。以微型小说闻名遐迩的星新一可说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他的超短篇小说《人造人》，以其丰富的想象力、首尾呼应的严紧结构、生动流畅的文笔吸引了众多的读者。除此之外，较为有名的作家还有小松左京、筒井康隆、光瀬龙、眉村卓、半村良、都筑道夫、平井和正、丰田有恒、田中光二、栗木薰等。

在纪实小说方面，由于在创作过程中注重调查研究与资料的积累，为非虚构文学、传记文学增添了新的光彩。在这一领域中，吉村昭、佐木隆三、泽木耕太可谓新秀轴心人物。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传统的报刊、杂志、出版物等铅字文化与电影、电视等音像文化的有机结合是近年来逐步形成的大众文学新型创作途径。它使得原来单一的模式变得丰富多彩，更为直观、更具有可欣赏性，而且也更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因而更显示出通俗化这一大众文学的特征。在创作方面，作家们充分发挥新技术、高技术的特点，将现代小说、时代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有机地融合，推陈出新，创作出体裁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的作品，使大众文学越发多姿多彩。随着文学的日益普及和传播媒介的进步，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藩篱正在逐步消除。另外，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原来意义上的“大众文学”本身也在逐步变化，有的评论认为大众文学最终将融合到一般大众传播文学中去。

## 日本大众文学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日本的大众文学作家很多,下边只将各时期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作一简要的介绍。

中里介山(1885—1944),原名弥之助。曾就职于《都新闻》报社,其间发表了连载小说《冰花》、《净琉璃坡上的复仇》,成名作是《高野义士》。《大菩萨岭》为其代表作,虽因作者病故而未最终完成,但评论家们认为,以其洋洋二十四五卷的长篇巨制和作者的创作气魄便可留芳文坛。作品描写的是德川末期武士机龙之助在比武中杀死了对手宇津本文之丞后,携文之丞之妻逃往江户,因而激怒了文之丞的胞弟,誓与龙之助不共戴天。后龙之助入新征邦在从京都返回江户途中攻打十津川失利,被火药烧瞎双眼。失明后常出没于街头巷尾无恶不作,最终沦为无赖之徒。作品通过对机龙之助入主道场的描写,抨击了社会的腐朽黑暗。

白井乔二(1889—1980),原名井上义宅。1920年在《讲谈杂志》上开始以白井乔二的笔名发表作品。1925年组建了大众文学作家团体“二十一日会”,翌年出版了机关刊物《大众文艺》,并任主编,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大众文学运动领袖。代表作是《佇立富士之巅的身影》。作品围绕在富士山麓建造城池一事,描写了熊木家族与佐藤家族之间长达七十余年的纷争。奸诈的熊木伯典陷害佐藤菊太郎,而伯典之子公太郎天真单纯,在建造日光灵城堡垒时负于菊太郎之子兵之助。公太郎之子城太郎为报父仇在汤岛境内杀死了兵之助。不久,明治维新来临,城太郎与兵之助之子光之助屏弃前嫌,共同赴美。这是时代小说的长篇代表作品。

吉川英治(1882—1962),原名英次。幼年因家境中落而辍学就业,曾从事多种杂务,饱尝生活的艰辛。进京后当过画师、记者等,后入《东京每夕新闻》报社。处女作为长篇小说《亲鸾记》。在杂志上还发表过《江之岛物语》、《坂东侠客阵》等连载小说。1925年因在《帝王》创刊号上发表了《剑难女难》而名声大噪。1927年完成的《鸣门秘帖》、1935年完成的《宫本武藏》、以及战后1957年完成的《新·平家物语》与《私本太平记》被称为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对于《新·平家物语》虽有不同议论,但作者将自身对日本战败的体会融入作品之中,认为是由“希望文学”朝着“反省文学”的转变。其作品富有大众性,前期多为传奇性、娱乐性作品,后期则转变为对于人生之路的探索。特别是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战败对作者震动很大,反省与追求和平之意在其后期作品中随处可见。因其作品表现了广大民众的理想和追求,被认为是“国民文学”的代表,1960年曾荣获文化勋章。

大佛次郎(1897—1973),原名野尻清彦。因曾居住于鎌仓长谷大佛背后而得此笔名。他的《梦幻中的义贼》、《神风剑侠阵》、特别是《鞍马天狗》等连载小说深受读者喜爱。1926年8月和1927年5月先后在《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新闻小说《晴天、阴天》和《赤穗浪士》,巩固了他的文坛地位。而后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历史小说,以其人物塑造的独特手法,开创了大众文学的一代新风。他在现代题材方面也有不少佳作问世,如《法兰西娃娃》、《雾笛》、《雪崩》、《蔷薇骑士》,以及战后发表的《仲夏夜之梦》、《幻灯》、《归乡》、《旅途》、《汽球》、《新树》,特别是长篇小说《归乡》,堪称批判战后日本社会混乱的代表作,1949年获日本艺术院奖。书中描写原海军军人守屋恭吾因受诬陷而逃至他乡。

战后返回日本,但此时的故土已面目全非,他所渴望的日本民族传统已遭破坏,理想终成泡影。作品反映了作者对战后日本社会状况的愤懑。

直木三十五(1891—1934),原名植村宗一。笔名直木是将原名中的“植”字一分为二倒置而成。31岁时取其年龄为直木三十一,以后逐年增加。1924年发表于《苦乐》杂志上的《复仇十种》是他的处女作。1925年加入大众文学作家团体“二十一日会”,1929年以连载小说《由比根元大杀记》而立足于文坛。而后又在《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两报上连载《南国太平记》,成为流行小说作家。由于与大佛次郎的共同努力,使时代小说的质量大为提高,并发出了“大众文学的理想,即将荷马与近代作家融为一体”的豪言壮语。1934年因患结核性脑膜炎而英年早逝。为表彰其在文坛上的功绩,于1935年设立了“直木奖”,以奖励大众文学的新秀作家。

江户川乱步(1894—1965),原名平井太郎。推理小说家。1923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两枚铜钱》采用了以密码为中心的独特描写手法,十分引人入胜。1925年发表了《心理测验》,采取了心理分析的破案手法,匠心独具。之后又陆续发表了《阁楼上的散步者》、《人椅子》、《红房间》、《火星的运河》等优秀短篇推理小说。另外,《阴兽》、《与贴画一起旅行的男子》、《虫》、《蜘蛛人》、《黄金面具》等长篇推理小说也写得惊险、充满悬念,深受读者喜爱。战后积极从事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集东西方推理小说之精华的《幻影城》,并因此于1952年获侦探小说作家俱乐部奖。代表作《阴兽》,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认识的一个实业家夫人告诉他受到了大江春泥的威胁,而被杀害的却是她的丈夫。主人公根据自己的分析,认为是她的丈夫假扮春

泥,在对她进行威胁时不慎因事故而死。正当主人公进一步调查大江春泥时,夫人又自杀身亡。最后真相大白,杀人犯正是夫人自己,大江春泥只是臆造出的人物。通篇悬念迭起,推理严谨,引人入胜。

松本清张(1909—1993),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处女作《西乡纸币》于1950年问世。1952年发表的《某‘小仓日记’传》获得同年下半年度的芥川奖,以此确立了文坛地位。最初从事纯文学的创作,后转向大众文学。他认为“作家应将自己的内在思想反映给读者,使之有所感受”。他的长篇推理小说《点与线》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故事围绕在福冈县香椎海滩上的一对男女尸体展开,经警官三原、侦探鸟饲等的多方调查,最终破获了国家某机关内部的一起贪污行贿案,揭露了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社会现实。1960年发表的《日本的黑雾》也是部很有影响的作品。小说通过对于“下山总警谋杀案”等十二个发生于美军占领时期历史案件真相的剖析,揭露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军勾结反动当局对日本人民犯下的罪行。这种敢于向谎言挑战的大无畏精神,正是松本清张本人充满正义感的具体表现。

山本周五郎(1903—1967),原名清水三十六,时代小说作家。1926年以短篇小说《须磨寺附近》而一举成名。1925年至1929年间,他常在《中外商业》、《周刊朝日》等杂志上发表短篇。1926年因《法林寺异记》获新歌舞伎剧本一等奖。1929年他的《春天又来到山岗》获东京市儿童电影剧本奖。此后不断地在杂志上发表少儿读物及大众小说。1943年因《日本妇道记》一书获直木奖(作者拒绝接受),作品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封建制度下一向逆来顺受的妇女们内心深处的坚强毅力和含蓄的美。他的作品大都是描写下层民众生活及他们的

喜怒哀乐与反抗精神。其代表作有《山彦乙女》、《枳树还存在》、《红胡子诊疗谭》等。

石坂洋次郎(1900—1986),中间小说、通俗小说家。1925年处女作《看海去》与《炉边夜话》同时在《三田文学》杂志上发表,受到广泛的好评。而后又在商业性杂志上发表了《推销员》、《金鱼》等作品。1933年被称为青春小说佳作的长篇《年龄人》开始在《三田文学》上连载,并于1936年获得第一届三田文学奖。1939年至1941年间先后发表了《拂晓的合唱》、《走向何方》等作品。战后又发表了《青青的山脉》、《石中先生的一生》、《山岗上鲜花盛开》、《有山有水的小镇》、《阳光下的坡路》、《八仙花之歌》等作品。特别是《石中先生的一生》深受好评,从而确立了流行作家的地位。代表作是《年轻人》。女主人公江波惠子娇好的容貌、泼辣的性格使新来的国语教师间崎慎太郎大为惊讶,不久两人坠入爱河。可是思想进步的桥本小姐(老师)也爱着间崎。某日惠子听说桥本被捕,误以为因得不到间崎的爱所致,故毅然离开了间崎,使间崎与桥本结为夫妻,自己与母亲又回到贫穷的生活中。

司马辽太郎(1923— ),原名福田定一,历史小说家。1956年创作的《波斯幻术师》获讲谈俱乐部奖。1957年5月与朋友共同创办了《近代说话》杂志,并发表了《戈壁的匈奴》等作品。1958年发表的《泉之城》获第四十二届直木奖。其他如《龙马行》、《殉死》、《坡上的云彩》、《大阪侍》等作品也极有影响。司马辽太郎善长历史题材的创作,其气势宏伟、情节曲折、创作手法新颖的历史小说为大众文学吹入了新风。有的评论说,对于60年代以后的日本人来说,司马辽太郎的小说便是历史。褒扬之意,溢于言表。

## 日本大众文学的影响及前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大众文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扩大而日益形式多样;是随着不同阶层要求的增加而丰富了创作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大众文学是建立在传播媒介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以丰富的社会生活为源泉,由作家与民众共同创造的艺术形式。它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日本大众文学的历史至今虽只有七十年左右,但其庞大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多样的题材和形式已远远地超过了日本纯文学对社会的影响。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庸俗的、颓废的作品,但总体上仍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反映了日本的社会与民众的生活。特别是战后,出现了一大批针砭时弊、揭露社会、批判丑恶、反映时代与国民心态的好作品。如石川达三的《破碎的山河》、《金环蚀》;城山三郎的《日本银行》;水上勉的《荒野的墓标》、《饥饿海峡》、《海牙》;山崎丰子的《华丽的家族》;井上夏的《带铐殉情》、《恶魔》、《人质》;森村诚一的“证明三部曲”——《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野性的证明》;小松左京的《日本的沉没》;星新一的袖珍小说等等。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大众文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无疑为日本大众文学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天地。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等新型传播媒介一改日本大众文学以往仅靠铅字印刷的单一形象,它可利用电波、音响、图像等技术手段,更迅速、更直观地向广大读者(收视者)提供题材丰富、形象生动、趣味性强、影响力大的作品,使读者(收视者)在情感上产生强烈共鸣。曾经轰动整个日本,并在中国也深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阿信》、《血

疑》、《生命》等都可称得上是日本大众文学中的佳作。

日本大众文学作家大佛次郎曾说：大众文学是作家与民众共同完成的文学。这一名言已成为广大日本大众文学作家的共识。它密切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同时，也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日本大众文学的创作，促进了日本大众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计，扎根于广大民众，依靠着现代科技的日本大众文学将越来越兴旺发达。

(责任编辑 王湘林)

### 参考文献

《现代日本文学大辞典》(明治书院)

《日本文学鉴赏辞典》(东京堂·吉田精一编)

《日本名作事典》(平凡社)

《新修国语总览》(京都书房)

《新编国语便览》(中央图书)

《近代日本文学系谱》(社会思想社·村松定孝)

《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新潮社)

《大众文学》(纪伊国屋书店·尾崎秀树)

《现代日本文学史》(讲谈社)

(上接第 31 页)

③此段中的全部引文参见《人权资料汇编》，1978年，联合国，纽约，第16、17辑。

④引文出自联大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参见前引书，第18辑。

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

⑥有关美国政府代理人在联大上所发表的关于人权问题的言论已收集在最新的《人权资料汇编》(1992年联合国纽约)第36辑中。

⑦同②，第198页。

⑧文中两段引文分别引自《奥本海国际法》上

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5页、第236页。

⑩关于学者们对宪章内容的一般性评价，可参阅斯塔克《国际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于1994年5月4日下午在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演讲，参见《人民日报》1994年5月11日第7版。

⑫⑬引自《人民日报》1994年5月8日第7版。